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七

青箱堂詩集三十三卷青箱堂文集十二卷附續刻一卷年譜一卷

(青箱堂文集卷四至卷十二續刻一卷年譜一卷) 王崇簡 撰

雁樓集二十五卷 徐士俊 撰

寒支初集十卷寒支二集六卷首一卷(寒支初集十卷) 李世熊 撰

青箱堂文集卷四

宛平王崇簡著

畿輔詩存序

予五六歲時每晨起先大夫令誦古人詩數十章或時出先母夫人口授之間聞先大夫言昔奉使杭州作詩百篇旋失其稿迨先大夫棄予予甫七歲焚焚孤孱未知收輯遺文少長先母夫人嘗顧予以先大夫亡詩爲念予訪之舊遊長老僅從書扇上得韜光菴一詩淡痛不肖不能廣爲搜求既而遭遇寇變萬卷遺書並皆散軼矣因念吾鄉前輩或有遺詩而不傳或傳而未廣卽子孫未必若予之不肖而兵燹焚劫之餘兩散灰飛者諒亦不少表章之責豈不在鄉之後進乎間嘗過李文正公修吾李尚書墓下僅百四五年數十年耳孤墳埋沒於荒烟蔓草之中而後裔衰微零落且不可問况所謂遺文乎於是博爲網羅斷自明洪武以至崇禎地不過於畿輔以其近而易稽也自公卿大夫細至衿韋布衣之流或行世之集或子若孫之家乘或得之賓戚之傳聞以及溪山古壁虫牋石刻有一章之善不欲放失積十餘年心記手

青箱堂文集

錄漸成卷帙乃與二三友人互相參定必期詩可

以存其人正不必因人而存其詩夫賢人君子建功名於當世豈必皆能爲詩而詩之可存者卽唐之宋之問輩亦未嘗以人而廢也惟取其原本性情發諸咏嘆有合乎三百篇之遺意而止不必限以一格如唐之初盛中晚各因其風氣之變皆足以示久遠故不敢執一隅之見以滅沒前人之長更不欲以言不雅馴者爲前人之累焉若以明二百七十餘年畿輔之歌咏畧盡於此亦何敢妄測前人哉後之君子有繼予斯意者名篇佳什未必不復出也編成以酒脯告於先大夫之廟所謂百篇者終不可得其能迨予之悲哉其能迨予之悲哉

清代詩文集彙編

魏拙菴選詩序

千百年之後論次千百年之詩非偏則泛偏則執已泛則因人因人者不信目而信耳執已者不論世而論理江文通有言世之諸賢各滯所述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收者哉間嘗與子友魏石生中丞論之因言其先公拙菴先生承侍御公之緒博覽羣言尤好讀諸家詩而於昭明選詩李翰林杜工部蘇文忠皆有選本予亟求而觀焉不覺懷然興歎曰先生之有功於作者何其濶也以卓絕之識脫畧衆說如世之以綺靡視選詩以神仙飲酒視翰林以工部則句皆有所託而文忠則諧謔禪機無之非詩者曠然不屑於胸中獨於言之感乎情邇乎心合之乎機杼爲之刪定各爲序論亦既詳矣予何能復贅一詞獨念先生當論次之際蓋非徒諧聲比字已也其必有窮兩儀庶物之變窺治亂得失之原歸本於歌咏性情之指趣大較絕不以世之耳目所嚮者爲重尤不欲使作者之精意汨沒於論次者之偏泛而別發其靈竒高妙夷曠幽眇之旨嗟乎先生之有功於作者夫豈微哉予嘗輯幾輔明

詩覽先生遺稿服其才之沉鬱不爲學問用而爲性情用讀茲選知先生之涵泳於千百年者深矣爲論述其概歸之中丞中丞曰茲選授梓人十年矣今卽藉此以弁其首

于司直遺詩序

司直之始以詩名也其萬曆之季乎時爲舉子業者鮮稱詩而司直獨好之人竊非笑司直則浩浩落落行所好而不顧其時之詩音節芳澤氣體繁富世之知詩者多稱之旣而歎曰纖靡綺縟不可以追踪大雅乃盡棄其向之所作而力追沉鬱道古之風如世之所襲金玉乾坤青雲白雪等語絕去勿道而獨標峭潔世之疑之者且曰此宗竟陵也司直怫然曰予豈襲竟陵哉予不欲以浮艷掩性情爾于是嚴其體格正其聲韻專意澹淳且不

青箱堂文集

卷四

五

復多作積二十年僅得五十二首而世又疑其少司直曰予何敢望古人劉杳虛一生止存十四首與其爲人去取盍自爲簡汰乎于是刻其五十二首名曰樸草期以存質也而蒼厚高堅驅歷下之浮而振竟陵之弱一時作者無不遜其淵至時則崇禎甲戌乙亥間也迨其南遊白下病死旅舍友人刻其遺稿復得四十二首無何寇陷神京人物灰散詩亦亡其子慧男訪求於白下而得之懼久益磨滅復刻行於世嗚呼人有竭生平精力經營確苦卒未必傳卽傳而無令善之嗣後死之友

收藏表著之或遺時變遷久而磨滅者豈少哉司直三十年來其詩數變而存者止此非有賢盾而存者幾何不失去耶所賴世之知詩者發幽光闡逸韻無使其潛心峻骨簡約以期其可存者徒與夫浮靡汎濫之音同歸磨滅雖所存止此固足以不朽矣

青箱堂文集

卷四

六

清代詩文集彙編

四

梁仲本遺詩序

嗚呼予何忍論仲本之詩哉雖然天下有讀其詩而思其人者予何忍不論其人以論其詩之所本乎予昔初婚時仲本來省其姊英穎超舉氣攝千人予夫人曰吾弟今十四歲耳善讀書而能爲詩已數年矣予爲之起敬由是論文賡詩達達遜謝不及猶記蕭寺酒酣歌呼慷慨擊節几上器盡碎斯其才氣豈直睥睨倫輩乎迨中丞公奄逝哀戚幾至滅性其弟公秋成進士筮仕中州仲本憐其直而善病與之偕往叵何寇亂中州仲本從百萬戈戟煙燼中瘞弟之妻並覓其幼子女南奔值公秋與之流離艱辛挾持備至斯時仲本棄妻孥而不顧者餘三年矣甲申之變復偕公秋潛遁江干自是公秋食貧於八寶而仲本爲餬口求醫之計往來西楚吳越之間又十數年此詩皆其布囊劍笠飄瀟於荒烟苦雨霞樓溪飲之所作也嗟乎其卓犖之才徒與夫騷人放客之寄無以異予是以不論其詩而論其人論其人而推原其至性仲本蓋孝友人也豈徒豪曠悲歌之流與夫道淪沒俗流失人之誦鵲鴒之篇而不內媿者鮮矣仲本

乃能如此推此而爲臣必忠爲子必孝故本乎至性發爲詩歌無不可以動人天下讀其詩而思其人者或以予爲知言乎嗚呼仲本當年予夫人之言猶昨日也而墓木已拱矣

米友石先生詩序

昔萬曆之季米友石先生以詩文書畫名天下構園於海淀且製燈如其園一時詞人咸以米家園是米家燈米家燈是米家園相爲歌咏雖婦人孺子無不知其名者予時甫舞象先生召鄉大夫讌飲以予故人于不棄預侍左右因得觀其燈遊其園及與公子吉士爲文字交得讀先生之詩文間復得其書畫以夸耀於人會聞人魏忠賢擅權先生都人也獨不與爲緣媚閹者軀除異已先生遂落籍當時直亮之名重天下闢敗先生乃得通顯

然位止於太僕少卿而歿嗚呼先生之不朽豈以位之崇卑哉至于今過海淀所爲勺園者殘隴荒陂烟橫草蔓則當年之晴軒月榭涼臺燠室也枯塘頽徑蛇盤狸穴則當年之文窓窈窕古槎嗟哉也求其蓮房松岸樓舫相掩映而危梁穹隆於木末者茫不可得惟巍巍一石宛然當年陰高梧而峙庭前者也徘徊霜淒風繁之際東望土高數尺則先生之墓在焉而吉士之塚復立其旁嗟乎四十年來滄桑生死之變可勝悲哉先生諸孫星岸紫來數以先生遺詩屬爲之序予寡陋豈能序先

生之詩天下探奇採幽之倫覽茲紹風雅而凌漢魏追琢其章一字一句不欲猶人者吟誦之餘想見其高風卽當年之園光燈影亦且彷彿於中則先生之不朽無乃以詩而益顯歟

清代詩文集彙編

夢一齋詩序

昔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則能詩歌者宜有其人往代不具論前明三百年以詩聞於世何不多槩見耶無以風尚樸質作者無意人知而後無人以傳正如候虫時鳥鳴霜啼露旋即消沉耶問嘗思搜羅前人遺詩以廣其傳予生也晚前輩流風渺不可接即著聞輦轂如李文正公東陽李尚書三才其詩頗傳兵燹之餘多不可問至若萬曆之季予所及見其人如太僕米公萬鍾太常呂公邦耀皆名重清流風雅不墜而遺歌餘咏或傳或不

青箱堂文集

卷四

十一

傳亦係乎其後之人耳予友張介伯以其先公夢一齋詩草授梓人屬序于予憶昔予在中丞梁公甥館猶及見公樸貌古心嶽然澹遠中丞公間爲予言公歿歷中外二十年其材詣所嚮吏與民所共歌且舞暇卽閉閣誦讀二十一代之書丹鉛且再如世所稱豪侈佚樂之尚非獨厭薄不爲又從而耻之予時雖少願爲執鞭且公與先君子先後治兵關西其當年遺事公尚能言之無何公歿而家徒壁立矣所著有青錢集澹菴歲啓司農案牘而夢一齋詩特其一也夫以公之風範見之吏業

載之傳記皆足名當世而垂永久豈必區區聲詩乃窺公之深哉雖然讀公之詩夷以曠淡以穆與古優柔和平之音正復不遠因之以想見其人則詩之未亡人不益以著乎嗚呼俯仰百年之間如文正尚書或一二傳而予若孫孱弱陵谷變遷其丘壠且埋沒於荒烟野草之中有過其遺墟而不能復辨者况其他名湮滅而書散亾豈非係乎後之人哉公諱國銳萬曆庚戌進士歷官右布政使

青箱堂文集

卷四

十一

宋韓文詩集序

人當欣慕悲戚有不得已於中必託之歌詠以舒  
寫其懷故引物連類陳顯而寄微發人不能自己  
之意不可明言之隱留連沈鬱宛然有可想而不  
可道者莫善於詩若以直捷顯露爲詩則不必詩  
爲矣古之風雅怨誦慕樂不明言其事而隱躍言  
表者雖美刺不嫌同詞千載下讀之槩爲遠想而  
不能盡何其蘊義宏深也降而騷賦托旨於蘭芷  
椒蘿美人公子窈窕挑招之思何莫非可歌可泣  
而不可盡者乎漢魏以來此旨未失迨雕畫盛而

大雅淪亡矣卽唐之大家莫如少陵人亦有言少  
陵固多變態而無露句此蘇長公所謂作詩必此  
詩定知非詩人也余少失怙恃時懷優恻之感于  
古今詩之寄託淡微者誦習而不能置憶二十年  
前得讀雲間李舒章陳臥子宋韓文之詩恨未見  
其人亡何臥子舒章相繼論交長安迨丁亥春始  
交韓文從此一歌一詠皆得而讀之雖未能測其  
深微而淵涵容與皆有引人於無盡之意十年來  
復成集矣爰授梓人命余序之余覺知詩者哉獨  
念予傾倒於韓文詩最久故論其留連沉鬱宛然

有合於風雅者如此嗟乎故人委化方深凋謝之  
悲所可幸者韓文在耳今昔之感何可道哉

清代詩文集彙編

八

吳六益詩序

詩之貴體格也尚矣非惟風雅頌各有其體卽風雅之正變亦以其體言也體之合乎正者雖衰時不無溫厚之章體之出乎正者卽盛世不無怨刺之什是正變各以體言非以其時之衰而爲變世之盛而爲正也降此聲調之盛莫盛於唐亦未有不由其體格而能名家者也如王儲之樸厚孟草之孤清高岑之悲逸李杜之壯濶王楊沈宋之流麗豐蔚概不能同何莫非有合其體格而後聲調發越者哉予昔讀雲間吳六益華平集其調高其聲堅雖有溫厚怨刺之異而皆洋洋乎以體格勝者也迨六益偕沈繹堂太史自吳楚歷齊魯以至于燕感慨所嚮扣舷而歌倚劍而吟以發其曠夷幽眇之旨者盈篋握手相示余悲其發言哀歌有屈宋長逝無可與語之意嗟乎六益雖其體蹇不欲與世接當夫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相感發而似有不得於中者矣及覩其人絕無卑陋失色項頑然不相得者予愈嘆六益之不可及也以彼其才當求賢如不及之時操三寸之管書數尺之紙亦何難身致雲衢六益之所偃蹇哀歌者豈在遇

不遇之間哉來長安經歲月與繹堂相倡和復盈篋矣欲予言爲弁予因論其正變之合乎體格者如此行將與繹堂渡黃河涉大梁憑弔興寄之感其睥睨千古復何如乎

田髯淵詩序

古之風雅其可以被管絃歌廷廟自王公大人之作細至田野里巷之謳吟皆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雖百世之下讀之者無不懽生舞蹈悲起欷歔凡皆自得其性情之至而已後之爲詩者代變其足以紹先傳後概多自得之意非然者雖極聲律之微引喻之博其言益工其去益遠先自失其性情而欲以感動人之性情烏可得哉嗟乎其隳目下以歌詠性情之旨爲干名逢世之具故未相知而贈答匪感慨而悲歌其性情不中甚矣又何所

青箱堂文集

卷四

七

謂自得也卽或綺言險韻以難自矜以富自炫指心剗腎窮日夜而爲之鮮由中之情爲無徒之唱和其所自得者幾何予嘗以此論古今人之詩子友宋上木謂予曰田子髯淵之詩殆如子之所謂矣及予交髯淵時誦其詩則皆自得於性情而非以爲名也蓋其人澹以遠其風朗以疎其胸次固有高出世俗之表者憶昔髯淵來京師士大夫之能詩者爭欲見之髯淵無意營逐乃獨顧予於閒居初不事世之朝炎而趨之暮涼而棄置之所爲此可覩其性情之自得矣故余序髯淵詩獨論其

性情之效以著自得之美卽以被管絃歌廷廟何非有合於風雅之遺乎

青箱堂文集

卷四

十八

何次德詩序

夫人志有所感而觸情引興怨憤談譎非好爲不平其中有所不得已而寄微託遠往往足以感人至若華靡高顯雖銘勲祈嘏而不情之舉過分之禱槩若故事而難工者抑何也嗟乎窮愁易好古人其知言哉雖然夫三百篇明堂清廟歌功頌德奕奕煌煌焜耀于今古者豈獨征夫怨女孤臣孽子之音乎或亦動心忍性所得者淺而富貴逸樂其動物者淺耶抑其才有及有不及歟余昔流離金陵讀次德過江諸詩思見其人而未得迨與濮源太史聚首長安探其家學淵源流風標舉欣慕久之一日次德登予堂握手慨然既慨十年之思且得其全詩而讀之因思昔日讀過江詩歎其懷故土而情惻觸時事而忼烈尚淺之乎窺次德矣夫賦才既博何不可工于以登歌郊廟昭顯國華我知其非獨窮愁易好者矣試以語濮源以爲何如也

宋秋士詩序

雲間之有秋士且三十年矣當時之名公卿莫不知其人知其人而不能俾爲當世用徒令淪落林壑窮愁著書至于今材愈老識愈堅遂有操此以終焉之志嗟乎余不爲秋士惜而不能不爲當時用人者惜也秋士所著自一代典故以及禮樂兵農六經百家莫不究極精淺足垂久遠而所爲詩以舒寫心之所至憂愁激昂忠孝隱約之情若屈子之騷懷少陵之感憤直接風騷之遺音窮而後工其信然乎余嘗言詩者性情之正也人心有動於性情而後比物連類官和羽悲各有以盡其致富貴流於逸樂躁競奪于功名求一己之情性且不可得又何所謂詩乎然則窮而後工其信然耶夫既有以得其情性矣又何以謂之窮哉余故不爲秋士惜也秋士有尚木直方爲之弟有子楚鴻方髫年而才名蔚起幼子八歲善書法兄弟父子力學一堂風期千古其規矚當世者何可量也秋士又豈窮者哉

范潞公詩序

夫處戶庭之間曠懷遠覽每馳情于山巔水涯名區古道觀風雲之變態探山川之幽奇往往有託爲行路出塞之詠以舒寫其浩瀚不羈之致况身勤王事行役于古都名嶽蒼崖大河其觸目興懷卽事成詠者當必有過於擬議而成者矣予友范潞公博雅俊逸著述繁富及奉 命典試闕中于其往來所經輒有詩歌雄渙藻麗動人域外之想其長途歷落霜天崢嶸烟雨淒迷躊躇四顧所以寄離情也崇巖邃谷飛瀑落霞揮手青穹遼歷物外所以極曠覽也予古人于既往歎遺蹟之多澗徘徊難去揮斥幽憤所以凌遐思也所謂馳情于山巔水涯名區古道以舒寫其浩瀚不羈之致人所擬議而難工者潞公直振筆騫擲爽人精魄矣何其壯也予幼隨先大夫治兵于關西尚無知識而三十年來山川城塞猶恍惚意中雖曠懷遠覽予非其人讀潞公詩能無感耶

法黃石詩序

黃石間過予談詩一日將梓所著詩以問世乃質予曰未敢望古人方之近世何等也余因與論近世詩人之所尚尚聲調則禘瑯琊歷下尚澹遠則宗公安竟陵澹遠近於清清之失或弱聲調近於壯壯之失或浮弱則氣不振浮則體不堅求其婉而多風曲而有直體足以感人性情者何可得哉夫詩至不足以感人亦何以詩爲詩至于足以感人豈徒摘詞爲藻摘僻爲奇率意爲僕所可彷彿也者必其養氣也厚植體也堅夫至體堅氣厚非淵源經術經緯古今亦何能引情而成音引音而成詞以動天地而感鬼神乎黃石之詩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殆清不至弱壯不及浮信乎其能感人者矣豈非浚湛於經史子籍之所得乎猶不自足將問世以廣求益焉何其學浚而意虛耶充斯意也固非公安竟陵歷下瑯琊所可域者矣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一一

毛錢子詩序

詩者持也持人性情性情所至賦若直質而此興之音更多婉篤情之不能直陳必有所託而發焉此風人之蘊藉厚而流志遠也近作者流風蔚茂然亦不能無變時殊情異非變乎時變乎情也都尉羈乎絕域婕妤棄于淩宮或被猜忌而憂讒或遭流離以懷土悲失身之蔡琰寫幽憤之稽康大約因時寄慨時變情移皆有惻怛創心仰天而呼不自知其情之所變者余自流落生還縈懷疇昔情鬱于中辭窮于說讀錢子詩有如遇故人者有

青箱堂文集

卷四

三

盧奉若詩序  
壬午秋冬之際米子吉士語子曰邯山漳水之間有奇士好客而能詩適來燕市人皆知其爲盧生云余因而識其人未浹日畿輔戒嚴干戈載途別余蘭若齋中宿信而去寒暑再易滄桑變矣迨于流離歸來燕市故人八九散亡矣而盧生者千里贈詩積時未報旣而吉士司訓信都與盧生聲聞殊近得盡讀其所著詩以一帙相寄託體清俊寄興遙渡其感人之言有不禁其流連者夫士當升明堂佐登歌以光華國秉固其一時也至若肥遯巖壑懷古增嘆抱膝長吟亦豈非時使然哉聞其柳影閣上登清月白高臥烟霞浮雲自遠爲我寄語近柳影閣有閒田十畝桑柘交加可置數間茅屋烏來檐上泉鳴階下余將從而家矣爾時與之陰青林漱白石探風雅審聲律倡子和汝回首晤言燕市時其感慨何如耶

青箱堂文集

卷四

四

譚舟石詩序

譚子舟石構李名族且祖父來科名莚文赫然動人者固已數世矣子初與其世父梁生閻仲遊蓋天啓甲子丙寅間癸未又與其尊人築巖公稱同年友築巖以五經登第負宏博之材未及用于世尋遭寇變奔還子時亦流離金陵相持而泣慷慨悲歌有難一日自容者子竊知其有不奪之志矣無幾復各散去不知所往迨譚子來京師始知其溯江海歷閩粵于川窮山阻兵戈艱辛之際抱志而歿而譚子從困厄窮愁風雨悲憫中時有詩篇

青箱堂文集

卷四

注

以寄悽惻予讀之而不能已於掩卷太息蓋漢有得于詩人之意者譚子可謂能讀父書矣客京師經冬京師雖多故人皆不能舒其窮途之歎此其自處何如耶一日投詩告歸子嘉其志悲其遇且不能無媿于古人之誼也譚子勉之自茲以往或登嶽浮海棲巖隱釣嘯傲于山巔水湄慨然而賦或翻然奮飛振翼天衢爲郊祀燕饗銘功頌德之章予以紹述家學追蹤前人正未止於斯也其歸語梁生閻仲審擇而處之

米吉士詩序

予與吉士同生于燕子長八年而吉士先予知名者數歲四方同人望京師而止聞聲相思未有不與吉士相酬唱幾二十年而吉士詩行世者數帙矣甲申之變烟飄雲散迫余歸讀其新詩而舊著一無存者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吉士韶齡英穎傳其家學揮毫落紙所謂高山錫具蒼佩華纓有廊廟之容焉旣而海內多故歌板蕩述小旻傷大東猷獻感慨之音作矣迄于今則悲激棲閣纏綿引抑其亦情之不得已乎我思古人依微以擬議

青箱堂文集

卷四

五

婉約而成章其足以感人者皆情至之言也情之至者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羅縠或始延而中留或旣優而後促皆約吉植義隨方合節故敦功歌德享帝格祖體爲和平則有取乎賦若夫規風箴最傷時閭俗孤孽怨思忠臣幽憤則託之比興爲多推其意蓋有難以明言假物以喻志耳夫周郊之大夫澤畔之逐士燕卿去國漢妾辭宮塞客衣單嬌聞嚴盡非唱嘆嘯歌何以展其義而達其情哉猶憶當年家國無恙嘉會徵詞離羣寄慨以至山暖春霽月明秋寺二三朋輩留連吟詠何其

盛也今者良朋凋落時異知稀其不能不于詩以舒寫其鬱惋蓋亦情之不得已矣予是以讀而歎曰思淡哉婉而多風曲而有直體

沈繹堂詩序

嘗慨窮而後工之論若詩之爲道皆厄窮幽悶感憤不得志者之所爲也夫唐虞之時卿雲歌于朝擊壤歌於野風華掩映萬世卽三百篇中郊廟聘饗遊田贈送之章煌煌奕奕豈盡怨誹哀刺之詞乎乃知昌明溫厚之什與夫幽眇淒泊之音各以其時之所爲耳詩豈必皆窮哉沈繹堂太史昔以明經

廷對見熙適與較閱讀其文而拔之爾時豈繹堂得志時乎迨讀其詩秀麗瞻逸絕無苦澀儉削之

色予益信詩之佳者不獨窮愁之言也旣而繹堂登上第官太史出入承明因得時覽諸體其騷雅簡質淡永樂府低回而融變五言古華采則頗頌陸謝思澹則沿洄陶韋七言歌行拘峭開橫殆窮其變於李杜溯其源於漢魏者也其意氣雄渾突兀高遠則五七言律已極其茂碩而清英矣至于五七言絕句又弇州所謂愈小而大愈促而緩者乎而排律之綺錯閎濶宮商之表別有餘音嗟乎詩豈必窮而後工哉卽今奉

天子命治兵中州豈其不得志之時乎行將渡黃

河涉大梁攬山川之勝迹遊觀之美弔古採風一  
日應前席之

召數陳

彤陛予以嗣音唐虞繼響三百亦其躬逢盛世時  
使然耳詩豈必其皆窮哉

青箱堂文集

卷四

三

申臯盟詩序

今之言詩者言其時代與聲律而已未嘗深考古  
人之所存古人之所存大抵皆忠臣孝子之極思  
託旨深微雖三百篇未必皆陳吧盡瘁之言而瞻  
慕之意觸類與感無不與忠孝相通孔子不云乎  
通之事父遠之事君詩未有不原本本忠孝而能達  
情飾性者也子友申臯盟蓋淡於詩人之旨者當  
其遭時變革節愍公致命井水臯盟奔竄間關歷  
徐兗涉江淮哀號南土求所爲傳節愍公之事者  
旋復流離海濱蘆中風號濤聲月苦竊墨悲惻之  
音若有痛攀髯屬續之不逮者矣旣而歸故里捐  
塵務遇物寄慨托棕慙惻風雨流連無不足以涕  
淚千古嗚呼其于詩人忠厚之意抑何深也至其  
諧聲中律彬彬乎古人之遺若以時代擬之當不  
在建安大曆之下矣

青箱堂文集

卷四

三